續藏書

續藏書卷十八目錄

續藏書卷十八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八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勉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為我擒？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為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

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公鍾每命諸司錄其
讞案以為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
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為史記
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公
鑑中丞楊公綸令其屬徧為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
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
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
覲具一書二帕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幹
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參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

濠去浙遁倚鎮守中人畢真爲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即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一日悉具又自往説真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内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爲雲南按察使先是甯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爲之公即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詗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

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即果蔬弗受也公所典名郡及爲藩臬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廵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公往平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内艱十三年　召復任　駕謁山陵公受　勑偕宣城伯衛公錞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

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旣閑出納有執實淸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 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卬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粱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黠黠弗了也旣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 上念吏治厖雜特命

司農行考察讞獄二事甚奇

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 上命兼司寇讞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 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 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為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於時翊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劾之 上下其章所司讋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為僚友泄其語反為所中遂

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興邊費無藝加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災公籌之殫竭心力必不稱以加賦於民在職力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公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 世廟心弗善也頃之公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 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恒約敕僚屬壹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廨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廣東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誡勿過豐富

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跟蹡而出、詈不已、公頫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爲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歡、有干謁、能峻却之乎、卒之日、坐部治事、無敢闌出入、以故貪緣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治、公狷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服用澌蕉極下者、底裏不厭澣綴、唯兩裾鮮潔而已、爲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予嫌其陋、公至、卽居

之。但埽地塗壁而已。予甚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蘄卹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諡端肅。予祭四壇。哀榮之典爲始備云。

太子少保劉淸惠公　　　　　　　　　　康陵

　　　　　　　　　　　　　　　　　　　　　　　　　　　　　　　　事　泰陵　永陵

公名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衞至公始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横覩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　敬皇爲之霽威事尋得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疏雪寃滯無慮數百人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循擬郎中時瑣細發爲編氓郡人爭致賻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

掌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語在大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龍霓及湖人吳玧施侃陸崑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太初亦以覊旅入社湖中風雅稱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內艱去郡服闋遷陝西參政屬關內饑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異公曰靖邊本以衛民也民可先困乎使者色沮會有赴關陳訴者命與參政共圖其便議遂寢公亦嚴戢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起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

吏巡撫北畿復引疾章至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
公才節再起爲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
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公洛自吏部盡
選才廉充曹任仍請築外帑別四司之財貯之特銓
（節慎庫始此）
主事一人與堂臣同典出納　上嘉公意賜庫名曰
節慎實自公始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所徵多淆典
式不受覈公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
用此銜公會　上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蘇松公請罷
遣忤　旨勒令解職公既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

有鉅公者，其於文以沖夷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峭之氣，幼眇穠纖，冥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逮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讌，往往出微辭臻妙趣，早悉玄理，兼達天命。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為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畫以為娛，叩以時事不荅。公卿交薦，公不知也。性清約，疏布自喜。事繼母戈，遇異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約累志。太宰李默言：公僦居溧陽，嘗遣門人候之，公引

至卧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賜予峴山逸老堂（李太宰著書公孫發）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嘗以爲公撥文似公斡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之至于廉約省素家無餘貲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異世稱二劉不其然乎年八十有八卒贈太子少保謚淸惠

尚書雍公

事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太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沒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殺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夫訊夫曰妾逃兩月踪跡莫知妾父賂賊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且此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十年召爲監察御史巡鹽兩淮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三千人公巡滿俱與完室

歷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人效尤盜竊橫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盜竊稍息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參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具草且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公曰此亦軍法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乃譖公於時相言官遂劾公以擅辱將官罷之退居韋曲别墅不涉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超起左副都御史操江固辭弗允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不肯相親斥公去而諸所嘗薦公者夠[illegible]賓

皆獲罪公歸復居韋曲與鄉人論穡事不與上官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以太故屈法也年八十卒

尚書吳公

事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戍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己字民時華容劉公爲左布政使知公移公輒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璫某屬我修其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即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公曰彼專抗

上官市巳能、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
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因服
梏手、日詣訟所、士大夫羣泣訴公亡私盜狀、御史大
慚、釋公、弘治九年、都御史者入爲吏部尚書、公時爲
令十年矣、乃遷成都同知、尋復改松江、十八年、廣東
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
兵備、三年、改鹽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叅議、再逾
月、陞瓊州兵備副使、時逆瑾專權、公發鎮守內官潘
忠二十罪、又奏有　旨取省祭解京、皆非正貴、曰貢、

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五年瑾矯旨坐公任道、荷校不死戍鴈門卅月赦還鄉、是年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參政討桃源賊時總制數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饒智略、勇不避難、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攻擒平賊、諭使解散反爲賊、得賊刼、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公誘勁賊執其酋出、復入討平之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十年、嶺西猺獞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東諸府、十一年、轉左、十

二年、湖南饑、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　勅勘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公爲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唯恐公巡撫江西、嘉靖初、　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䭾、止妄工、南畿肅然、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衣敝帶穿、不事藻飾、神釆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亡、陞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

二年卒年六十六公居湫隘亡郭外田頗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斂都御史姚鏌爲之經理崔文敏公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麗又曰公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官四十年百瘁九死不能一日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卒未聞報德者

鄭端簡曰大臣持纊斧督撫方閫固欲其威望素著然必有恩信焉非約已裕人與士卒同甘苦與農甿共休戚而徒欲以武健讋夷蠻金壁媚津要數月日幸無事得內遷即刱祠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之此

五公（楊信民韓雍鄧廷瓚雍太吳廷舉）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敷布沒世不忘卓乎不可及矣

尚書顧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縣知縣入爲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庚午出知河南開封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左叅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爲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　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䟽乞終養忤　旨落都御史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己亥陞刑部右侍郎改吏

部會　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還　朝改南刑部尚書公融朗潤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蒞廣平甫弱冠耳而關決敏利摘伏若神及爲開封盜起燕薊流刧中原所在繹騷彭公澤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戡亂謀畫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圖奪自恣公每折其萌芽瑾誅廖罷去而王宏者尤諄謏繼廖出鎮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爲援矯　詔逮赴錦

衣獄公抗言條對一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
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徙全全僻荒遠
陋公不鄙夷其民而柎教之久之民用乂安士興于
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訟胥吏並
緣爲姦公爬疏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與除之
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恒歲一
築築輒壞公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
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
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

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駔儈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久于台悉浙中事宜繼起叅藩與左轄日益練達展采錯事惟志所欲爲若賦役科謫調補吏胥皆吏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絶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事剸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斂手無所事事迨撫

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輶車
徧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
自隨公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僉荊
湖沃衍而流庸脊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
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
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爲難又以湖湘
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不得徧欲
添差御史分莅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戊異
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以

收滯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　顯陵之作經費不貲公長于料簡程省非懈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晚典邦禁不肯骫骳狥人苟權於幸必以法繩之而怨讟興矣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濶步邁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均敵禮摯獎進之唯恐不給坐是忌者側目雖晚躋大位卒困于讒以沒惜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俞不肯委勞於人處羣從

兄弟、尤極友愛、少學于李瑶先生、李歿、妻萬不免饑寒、公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歿、乃迎萬養于家、歿爲斂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歿、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于朝、文牒往來、與一切費、咸自公出、至于里黨族屬、婚喪緩急、多倚成于公、其於倫誼甚篤也、爲文不事險刻、雄深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峭、樂府歌辭、不失漢魏風格、自少已有名世志、舉進士、即自免歸、與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佩、及從弟憲副英玉、

相麗澤、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獻吉、何仲默、朱
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
高孰下也、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
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覲賦
詩、風流文雅、照暎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噫、不可
及已、所著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文曰
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衡小記、
總若干卷、英玉名瑮、有奇節、著寒松齋集、並行于時

少保王襄敏公　　　李　　贄　　　　承　　陵

公名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鐘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濂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解圍帶贈公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揚旗剽劫庫獄公集鄉兵要害處遍置鐵蒺藜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十人闔境帖然公益省刑紓賦與民休息縣大治選河南道御史臺長彭公澤尤器重公一日指其坐曰當拂拭待子矣

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闔劉璟者濠黨也乃倡議罷試公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事事如故璟又傳 武廟親征道出汴輒下牒取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公執不可謂 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 勑至圖之未晚令豫發公帑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璟乃沮嘉靖壬午、拔福建時泉漳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公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予告還先是公父感風痺再疏終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

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公繪四省交會圖鏡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渴漕舟滯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公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脉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閘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漕舸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

故有四水櫃置湖中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其牽制有司因循不敢問公請水櫃復庶畜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涸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事竣 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人憶金公贈帶事至是驗矣公處父母邦務持重屏騶從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塡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爲法也乙巳考察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

參武弁至千餘員有　旨贖罪公念衛官多貧伍執

減　詔至卽承德意悉蠲之歡聲載道丙午　召入

爲工部尚書至則琉璃河圓明閣工興經營節縮得

不重費工完　賜銀幣者再九月二品滿考　上遣

中官賜寶鏹羊酒丁未二月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公

思彭公語益感奮三月　廷試充讀卷官九月轉兵

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公銑倡議復

套業奉　命集議俄　旨出逮銑卽命公以尚書兼

右僉都御史代之公□□陛辭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

停造器具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營之弊勵諸將慎固封守雖倉卒建示而能推布腹心畢屈羣策如延安設游擊一人清平高家二堡與清水營文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縣叅將改分守靈州叅將移橫城平虜西寧二守備改叅將疏入皆得允前此哈密熟番久留甘肅公患之同都御史楊博廉闗外鉢和寺傷可田可廬召諭諸番為繕室廬分比舍即口授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闗為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遂徙帳房

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而數十年種類爲之一淸自二十七年入鎭至三十二年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番無大舉無深入戊申虜犯山丹己酉犯波羅堡及莊浪已又犯高家堡再及鎭羌皆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庚戌虜擾磨石移軍敗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凉鎭永斬首一百三級葢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虜於淸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扇馬城燕

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己酉番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涼、斬五十七級、辛亥、斬三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聞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窯寨四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築完死查梁及蘭州邊墻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　恩廕子者二、賜金帛者八、賜勑獎勵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年滿考、　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

夫給三代　誥命癸丑春病劇撫按代奏業得
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固原督府聞者
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爲罷市者數日蓋公平生
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圖
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已意違衆
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三年間所至政
聲大振功績可數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
九壇贈少保　賜謚襄敏仍廕子一人入監蓋異數
也公性恬和事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

涸器亦自浣滌與鄉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凜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爲司空入京至東光閘鄉友蔣淮三喪居連窩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遣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公長厚自金公澤後方再見云所著有漕河奏議漕河撮稿督府稿督府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爲榮、公爲人濶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言、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

當痛爲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討引鹽、暴橫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昻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昻而還其女、昻雖不罪、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諡、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是時奄幸擅勢、與言路爲仇、不旦暮死則竄、公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愼、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公魏環偉、善議論、初在瑣闥、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輙目屬公、公口對甚辯、聞者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

有虛銜、有正副叅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
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
督府而叅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
之、癸酉議用兵土魯番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
魯番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可乎、
衆曰、如土魯番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
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于是衆以公可
屬邊事、以此延綏宜府皆推公往、公旣豁達不拘謝、
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其在兩鎮、人見公色詞、

既已心安公公益務寬簡以慰帖之嘗欲營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務公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營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待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䟽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踟蹰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閉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巳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

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何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及之宣府總督馮侍郞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得侍郞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郞請擾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卽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

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囂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虜衝公内撫諸軍外策強敵關城晏閉邊甿緩帶四五年詎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自公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荊擒大同諜者數人送京師會直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巳欲扶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捕守

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
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寃、公復上章力辯、　廷論竟直
公而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然大體所在、不
肯苟爲媕婀、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鎭淮也、
章聖梓宫南祔、始奉　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
儀眞、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怛悟不敢
任、公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
上下撼頓、　上聞之悲惻、柰何議論從迂數日、而諸
大臣亦各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

鋏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干千里、免於伐樹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之力也、爲刑部尚書、轉戸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稗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字書有晉人風骨、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勸業、莫不服其有益、平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款客極豐潔、曰、賓祭、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

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公沒賜葬祭贈太子
太保諡襄敏

太子太保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浹字悅之別號北原幼質穎敏博學尤精於易為文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謇諤一時權姦沮懾已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錮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為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疏七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淮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憸人者因導　武廟南狩公倡

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　命查核松潘邊餉總兵某
者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廉實狀聞寘之法壬午
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翰
閣之抗疏論　今上承統御天非緣所後而禮濮國
不得考於宋英今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
性辯之遂與輔臣牴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起瘵
招逃弭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
卽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　召修明倫大典公乞
終制次年大獄明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昔嘉熙李

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　大典
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院事七閱月有人
命獄成於廠衛邏織者　勑下法司會鞫衆依違公
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爲也力白其枉既重忤中
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己亥　駕謁　山陵御
行殿召近直追論舊臣　上曰洪老成諭吏部起用
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某者疏欲表揚朱家
巷以祟　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今日久迹湮
渉牽合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韙之庚子改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考核軍政、去留當材品、人服其公、又奏减龍江淺舡餘丁幇甲若干、以甦困卒、又禁和買、罷諸苛法、留都軍民倚重焉、癸卯、　召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愼差遣、無遠近勞逸、一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自枉可乎、衆志遂定、有巡關者、聞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領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必爲書令省改、嘗辯官民寃牘、剖成案、未嘗徇勢、屬甲辰、改吏部尚書、公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爲以取、凡陞

敘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焉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畯惟恐其隕落臺官自嘉靖初部使者舉刺漸廣公曰非制也其敝有司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選者為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一皆澁以公嚴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辯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昌言正色諍而全之衆皆悚服公宰銓逾月 上優以弼臣之遇凡朔望

拜　朝東遣祭先師帝王社稷皆預焉乙巳公滿考
六年加太子太保毋萬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
上溫旨勉留　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公自是
殫竭忠藎於國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乩仙
之妄忤　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
校械繫以歸執扺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
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輙憂形於色尤以未報　國恩
為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體驗於身心以
是歸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恩利

救時、公識其大矣、

尚書胡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松，字汝茂，幼即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喟然嘆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參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參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爲陜西參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

江西陞兵部左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為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不能收捕設法擒殪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構祠祀公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即聚經史求微詞與古參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為學如儲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藩職粮餉值湖北叛苗鎮筸之變公紆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　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綵幣

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爲提調而是科得士爲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儲實材爲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矣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遽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暗懦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衂○冒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

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堠曰懷携貳曰蓄孳牧曰愼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閒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痍亹亹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　上可其奏即擢公參政協守鴈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搆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

先唐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古者與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平凉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爲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骫軍食傳峙公案發之贓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殺長吏公受命即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貪

墨民得穡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慧獷獰爲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羣蠻時出寇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公之功居多云公勳隆望重不數遷即爲太宰公固將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儁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遘疾不起矣公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起輙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爲文出入班馬其大旨本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疏

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尚書鄭端簡公　　事　　永陵

公名曉、字窒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鹽官、遵化訓導吾核公季子、其母費夫人也、公少有異質、年甫十歲、吾核公授之經傳、卽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卽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誡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乱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峰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公名、公竟不一

謁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强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　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外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　世宗皇帝特詔起廢、時許文簡爲太宰、調公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按御史行所論劾不當者、公勘得其實、反論御史、夏貴溪罷相、有

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怨、容疏公抗　上市恩、　詔長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公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

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皐擊之於海門擣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患分宜故衛公僅擬賚予加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擢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幾 世宗以公知兵 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

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公奉　命兼掌兵部事時
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公久鎮北門公上疏謂楊公
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成備所可
恃以無恐寧獨宣大爾邪　世宗皇帝雅重楊公且
重公議乃　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
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　制既又謂王直
于法必當誅留都亂卒干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紳黃
傳策吳將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賢不可殺薊鎮閫
廣提督憲臣王忬阮鶚悞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

宜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
奏公公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構之
遂忤 旨 詔曰鄭曉執法終是自尊乃落職還公
家居角巾布衣數擕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
雨或時共傾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
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窗竹几蒲
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公
受誣事于 朝詔復公官 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
子少保謚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

士歷尚寶丞準以詹宫南京都察院照磨公爲學雖
非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直
窺堂奥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
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眞知言也
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繼行於世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　　事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涇陽人生而頴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即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尋爲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瑩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　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

書丙辰成進士授戸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勳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會大父憂三年起陞朧黄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上改元陞右僉都御史廵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以原官廵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廵撫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戸部是歳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叅賛機務召爲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掌院事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

奉 旨馳驛養病己亥卒年六十有七訃聞 上震

悼久之 賜諭祭謚敏肅始公在戶部監兌湖湘旦

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藻人

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郎見斥者無

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爲嚴文

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得以揄揚側陋爲進

之徃徃從田間躋華膴列卿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

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

著爲絜令時蔣大爵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孝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爲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爲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僉賫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算爲

請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犁然畢具甫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峰

意氣相期

擔荷國事所甄敘乎品如竊借攙大察汰遣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悅服者入為大司寇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務廣 上好生之德時 上惡邊臣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剖于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 詔卒出其人于必死之地其回天力也會密遣廠校偵部事公慮弊貫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 上改容謝乃已權璫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宮闈所未發之奸而開廷

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壹以奉公為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關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贄及門違者論如法于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禔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羣議獨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疎細而不佻獨斷于是非雜遝之中抗色

于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焦弱侯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茹納、即窮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呂聖功爲相、於四方替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具、惜

夫未正冡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哉公公忠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云

尚書陸莊簡公　事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不凡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安南事公曰是必克夫以　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何煩兵甲客奇公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公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秋潦傷稼公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公自為疏上之辭甚懇　天子惻

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爲盜槖公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公入覲嘯萑苻中爲變公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柟富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後令至柟爲具享令令不時至柟拒戶熳罵令恚中柟罹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釋公抵任立出之柟爲謝公曰我伸三尺爾覓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爲其私人橫行里中公捕置諸法

仲文奉　命祠邯鄲故出魏郡爲榮地公不爲移獄陶亦莫能中公内鄉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嚄唶不能剖臺以屬公勘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闌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公持不可錦劾公撓軍興　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踐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濬四年課高第宗人縉紳郵炳緣　上寵以要樞引公公不應得南祠部郎秋滿之京相嚴嵩

稔公名語人曰陸君暱我箝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公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公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歸遭母喪廬居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 上怒甚公言王擅離國遠 祖禁宜有所懲艾他蜚菲語不

足聽 上從公議 今上生裕邸公請告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頃 賜聖母寶鏹中外翕然謂公有卓識若此癸亥調司封郎已轉文選公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至是佐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明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公崇古仁和張公瀚嘉魚方公逢時曲周王公一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掛人齒頰公力爭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王公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公

瑞為上官所排公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朱公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公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那已公升奉常典屬國朱嗾孫御史論公恣橫內璫王本仁中宿憾從中搆得 旨罷免居數年今 上登極言者謂公不宜久廢起佐南囧政歷遷廷尉以外艱歸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公與大學士張公居正同年厚善及張公在政府公引誼規諷甚悉已張公承父諱奉 旨不服憂公遺書開諭已譎言官又遺書止之張公不納然

未有以傷、及論改折事、公固請輕折、張公變色曰、公爲豪地耶、公曰、我爲萊邑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旨論公、公復罷、張公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特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公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扈綢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漁不受囑、爲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

得大體

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 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質甲長安御史所有需不應論徐淼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公知其冤三疏得減等辛卯夏冢宰闕廷推公 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既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 祖宗朝故事戒閣者無入中涓書時 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 廷推舊制毋壞 祖宗法 上從之所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

絕跡所汰黜卽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將參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廉吏示獎勸未幾疏用前建言士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

旨斥選郎王教等公爲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公者公稱疾不出亡何

詔許歸將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嘆息云公歸謝謁客兀坐小室焚香瀹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於正寢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亦異已初公館於陶氏

夜夢三神畀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儆以公在薄其災語畢焰起公力懇神霽威曰第及三舍不傷延也翼日果爇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泊淺洲免焉自此戒水族及諸牲庖無鮮食生平口不道阿堵手不親衡石飯無鑿衣無綺餘無餘錢住居華要門未入一緣一金居鄉好行其德義廩義田歲有加遇饑必罄家粟爲賑所識以緩急告者無不應梁端肅公材裔孫在南都貧甚公嘆曰昔人稱廉吏安可爲謂此耶佐之請

麼子　朝與人交披肝見膈杜機絕緘曾平孫公丕
揚向為御史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訖當歸
其言實玉成我矣慇懃謝之其後在事遇厲士未嘗
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公
壬辰大計公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懽若無纖介至
於當利害剖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
重且信通籍以來六仕六巳强半丘壑未嘗有所攀
附聞天下長者雖素不識面及有夙隙者必亟推轂
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郡邑政或不宜民或有冤

抑、公一開、卽切切。以告其人、或變容、而公意氣自若、私居無戲言、無遽色、子弟臧獲化之、申申如也、訢訢如也、平生憐才任事、卓非儕輩所敢望、蓋公之學主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繫吝、公之心一。於爲國、故任嫌任怨、不爲雷同、可謂凜然古大臣之風節矣、

卷十八終